《学术界》(月刊)
总第275期,2021.4
ACADEMICS
No.4 Apr. 2021

论学术的本质和学术研究的特殊价值

宋惠昌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　要〕在当前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大而化之的思想浮躁作风,表现为大话、套话、空话泛滥成灾。问题的实质是根本不重视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等基础理论研究,这里所说的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学术研究。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对学术的本质和学术研究的特殊价值的研究开始。学术作为知识体系具有专门性、独特的原创性、价值的人类性,以及非实用性等。学术研究在整个理论研究中具有基础性质,反功利主义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把加强学术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功。

〔关键词〕理论研究;学术;学术研究;功利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4.010

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包括社会科学的整个科学研究领域中,就方法论而言,我们的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也应该承认,就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来看,存在的障碍,是不能忽视的。这其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存在着一种大而化之的思想浮躁作风,表现为大话、套话、空话泛滥成灾。问题的实质是根本不重视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等的基础理论研究,这里所说的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学术研究。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对学术的本质和学术研究的特殊价值的研究开始。这就是说,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理论研究的根基做起,这就是要不惜工本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理论研究,形成各个学科扎扎实实的学术基础,否则,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当然,也很难取得真正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所以,正确认识学术的本质和学术研究的特殊价值,认真进行各个学科基础性的学术研究,这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功。

从当前思想理论界的状况来看,应该承认一个严重的事实,即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有关学术和学术研究的一些常识性问题,比如说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研究和一般理论研究的区别等,缺乏基本的正确认识。所以,这就需要下一些基本的理论功夫,对诸如学术和学术研究这样一些主要范畴及其相应的基本原理,进行认真系统专门的深入研究,才能获得比较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事实证明,对作为研究工作基础的学术范畴的内涵和本质,如果仍然没有科学的

作者简介: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政治学、法哲学。

理解,那就很难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论研究了。

一、学术的内涵

什么是学术?对于一般的理论工作者来说,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有不少人是并不清楚的。比如,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用了不少的笔墨,来研究“用学术讲政治”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要问这个提法究竟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看出来的,即论者关于学术与政治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明确的,这其中的一个要害是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学术”。所以,认真研究学术这一基本范畴的内涵和实质,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当然,应该承认,学界对学术这个范畴及其本质,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包括一些不同的理解,不过,总的来说是逐渐走向科学的。我们看到,关于“学术”的提法,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了,比如,《旧唐书·杜暹传》中有一句话说:“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礼记·乡饮酒义》说:“古之学术道者”;《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又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恶乎在”;如此等等。可以看出,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学术这个范畴的意义,是会有帮助的;但是,这与近代以来理论界所使用的“学术”范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随着世界的开放性发展,在人类文明的传播中,中国近代有不少的学者开始对“学术”这个范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其中比较早的有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1911 年 6 月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学与术》一文,他指出,“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惟汉书霍光传赞,称光不学无术,学与术对举始此。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各勤厥职以前民用。试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沈,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梁启超写道,如西方一大学者所言,学术问题,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所谓学就是科学,“科学(Science)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所谓“术(Art)”,就是“利用科学上所发明之原理原则以施之于实际者也”。“由此言之,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梁启超认为,中外的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但是,在这方面,中国学界有不少的教训,“我国之弊,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以用诸他事。”[1]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有不少的教训,需要总结。可以看出,梁启超的这个说法概括了严复、陈独秀等关于“学术”这个概念基本内涵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基本倾向是主张把“学术”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运用。

关于这个问题,蔡元培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可以看出,把学与术二者分别加以研究,有助于对这个范畴的内容的全面了解;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把“学术”作为一个词来运用的,它本身有自己的特定涵义。后来,陈独秀等人,则开始把学术一词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来研究了。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我国目前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条目解释中。我国学者关于学术范畴的这些解释,与近代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当代的理论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通常所说的学,是研究、追求、探讨,它的成果是理论、学理、原理,等等;术,则是由此而形成的能力和水平,如技术、心术、权术、艺术、医术,它的表现形式是方法、模式、技巧,等等。科学技术,实际上

是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们的现实运用中,学和术这两者相互联系着,是有机统一的,所以,“学术”应该说是一个有独立意义的范畴。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学术是学者通过专门研究而获得的独特创见,其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它往往以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规律等抽象逻辑形式展现出来。

如果从字义上解释,“学术”含两层意义:一是指学问、道理、真理,是认识的对象和目标;二是指获得学问、道理、真理的过程、方式。从目前人们的实际应用看,“学术”这一词语通常指的是科学,或者指的是高深知识。因此,从广义上说,学术涉及整个知识领域,既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从狭义上讲,学术有时特指人文社会科学,这与中国传统观念视文章典籍的研究为学术,科技活动为“雕虫小技”不无关系。采纳广义之说,学术即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所有学科的思想理论和基本知识。我们可以发现,在通常的语义中,学术则是指文、理各学科的专业理论,它通常表现为逻辑性比较明显的范畴体系。

在对学术范畴的研究方面,西方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过比较有价值的思想见解。他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说中,从不同的角度对“学术”这个范畴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界定,比如他在演说中,有这样一些提法,诸如“学术生涯”“学术工作”“教师不应是领袖”,等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高等学校中的学生,应该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人。这就意味着,这些人,是“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2]也就是说,可以把学术视为一种职业。

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其英语语言学的起源来说,Academia(“学术”)来自于一个地名(Academia),是指古代雅典的外围,那里的体育馆由于被柏拉图改为学习中心而闻名。据说,柏拉图在这里高谈阔论并启发他的追随者。所以,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在英语里,“学术”(Academic)一词含有在高等院校中探索哲理、主张非实用性研究的意思,也就是说,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的非实用性探索。我们还看到,在英语里,Academic 这个词的含义中,学术与学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指在大学或者高等学校中以学术研究为专门职业的人员,学者通常都有高等学位。

这就是说,学术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专业。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也阐述过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在以职业为特点的科学组织中,“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因为“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而且,“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3]即对于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所谓学术,就是他的一种特定的专业。所以,如果再概括一些说就是,所谓学术,是职业学者通过专门的系统研究,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认识成果,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特别是职业学者个人的思想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二、学术的本质

从前面关于什么是学术,即学术范畴内涵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所谓学术,实质上是职业学者通过专门的系统研究,而获得的深刻的、具有独创性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成果,它反映了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思维能力,及其思想水平和文明程度。如果对此进行系统全面认真研究,我们对学术的本质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学术:一种独特的基本思想成果

我们看到,在一些理论著作中,人们常常把某个人的思想与其学术相提并论,或者说某某人的学术思想,如此等等。概括而言,在本质上说,学术是人们在理论研究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思想成果,再简单一点说,学术就是理论研究的一种思想结晶。所以,我们需要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

比较研究,即学术和思想这两个范畴存在着什么关系,人们的某种思想是怎样通过学术形式反映出来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思想呢?目前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思想是人所特有的,是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产物——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作为人的意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由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思想就是人的理性认识阶段的一种意识形式。思想的高级形态是哲学,或者说,思想是哲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一般来说,思想是个哲学范畴。

作为哲学范畴的思想,实际上是反映着人的思维能力及其结果,其表现形式则是一定的理论形态,一定的范畴形成的逻辑体系,它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认识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及其精神成果。也就是说,思想是通过一定的思想体系表现出来的。很显然,这样的理论形态或者观念体系,并不是人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反映,而是经过人在思维过程中改造、加工等的主观能动性行为,对客观事物的精神再现。所以,思想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精神成果。从根本上说,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所谓思想,就是人们通过对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并且借鉴前人的精神成果,所形成的有价值的独创见解。思想的独特性,这就是作为人的精神成果的学术的本质特征。

我们在上述关于思想范畴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从肯定的意义上说,思想是人的理性认识成果,思想是人的精神创造性表现形式。就此而言,思想与学术这两个范畴,反映的是人的认识的高级阶段,都显示了人的思维的创造性,这就是说,它们是人类认识过程中同一层次的范畴,是同等性质的认识形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都包括在一般的“学术”范畴中,同时,“科学”“学术”等,又都可以包含在“思想”的范畴内。所以,把学术与思想两个范畴相提并论,或者用“学术思想”这样的表述来说明某个人的认识水平,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学术、思想这两个范畴也是有一定区别的,这就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认识的性质或者形式的不同。但是,决不能把思想与学术这两个范畴对立起来,相反地,把思想与学术联系起来运用,会使我们对学术这个范畴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深刻,通过对学术的本质的认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二)学术:原创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应该首先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是指学者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重要领域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最新探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最新范畴体系为表现形式的最新思想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思想成果,这些最新的理论和相应的最新范畴,不言而喻,应该具有鲜明的理论原创性。当然,独创性是以原创性为基础的,所以,理论的原创性,这是学术突出的本质特征。

这里所说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一般是指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形成的纯粹理论形态的、新的范畴体系,其反映出的理论观点具有史无前例的性质;同时,学术的原创性,是指其作为思想理论成果的独创性,或者说唯一性。因此,通过高度概括而形成的理论范畴体系,能够成为该领域问题继续研究的奠基之作——科学的学说体系。很显然,这是学术的原创性的特殊价值。

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经济学上的博弈论(2006 年),杨振宁的规范场论、杨 - 巴克斯方程,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解决,还有那些据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等等,都是这样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人类的思想史已经证明,这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原理,已经对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充分认识学术的这种独创性或者说原创性本质这个问题,逻辑的结论是,学者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这样说过:“我认为研究学

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4]可以这样说,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这是真正的学者为使真正的学术研究具有独创性所必须具有的崇高品格。

(三)学术:系统的专门的学问

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成果才能算作是学术呢?通常的看法是,学术是一种系统、专门的学问。这个说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揭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本质特征,因而也是对学术研究的一个特殊要求。事实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没有系统、专门的研究,是不可能产生学术成就的。就此而言,只有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专门研究,才能产生重大的思想理论成果,而这样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才能称之为学术。

一般来说,在理论研究上的创造性,必须是在某种特定的领域中,对其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同时,还要对该领域中的某种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说,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这样的专门研究,就必然会形成各个研究领域中的不同学科——学术形式。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科学学说,一般都应该具有比较明确的学科界限。现在通常认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科学包括在社会科学之中,或者说社会科学就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是主要的学术领域,而每一个学术领域中,又分为若干不同的学科,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等等,医学、基因组学、神经科学、老年学、文学、心理学等等,哲学、宗教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等;同时,由于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每个比较大的学科,又会不断地分出比较小的学科,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学术作为对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领域根本问题的系统、专门研究,在理论形态上必然表现为不同的门类、不同的学科。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是一些杂乱无章的、零散的想法,而没有确切的学科性质,没有明确的学科门类,也就是说,不是系统的、专门的研究,那样的理论研究成果还不能称之为学术。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的原创性的专门学科,大约有3000个,由中国人创立的有30个左右。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吴学谋的“泛系分析”、蔡文的“可拓学”、钟义信的“全信息理论”、何华灿的“泛逻辑学”、张学文的“组成论”,如此等等。[5]应该说,这些新的学科创立之后,长期以来并没有被人们重视,有的甚至自诞生之日起,就在那里“睡大觉”!这大概就是“学术”的命运吧。但是,真正的学术,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学科,终究会被人们刮目相看的,因为学者们越来越看到了它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才是学术的本来命运,而且正是在这方面,才能显示出学术研究的特殊价值。

真正的学者,当他们选择某种艰深的学术研究课题的时候,在常人看来,这样的人近乎迂腐,因为他们是在从事着一种看不到目标的事业。然而他们自己对此却义无反顾,并且充满了希望。在某个阶段上,他们明知达不到目的,但是,他们又深知这是在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基。所以,学术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思想深化过程,是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奋斗的结果。今天的那些辉煌学术成果,哪一个不包含着前辈学者的心血呢?完全可以这样说,哪怕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科学结论,都是几代学人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这就是说,决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那种甘于寂寞的牺牲精神。

学术研究的大量经验教训说明,学术成就与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是密切联系着的,在当今社会中,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那些公认的、有价值的学术成就,绝大多数都是高度专业化的成果。当然,许多人还要指出的是,有一些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是几个或者更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或者说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一些重大的科研课题,不是某一个学科能够独立完成的。所以,这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现代科学中具有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没有那些不同学科的专门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产生综合研究成果的。道理很明白,没有不同学科的系统专门研究这个基础,何谈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学术思想独创性的这个本质,要求学术研究本身必然是一种在自己所选定领域中的某种学科里,进行系统的、专门的探讨,经过长期努力,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即所谓"成一家之言"。很显然,这样的学术研究,并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搞学问,要能够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坚持不懈的努力钻研,才可能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研究上有所建树,炼就出真才实学的本事。这种精神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的学术品质:"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四)学术:具有普遍人类性的理论成果

学术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本身就决定了,作为人类认识的结晶,学术成果是经过人们长期的探索过程,对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整合、提炼,而使人类认识发展到新的高度,这就是说,学术本身具有最普遍的人类性——具有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语中的"学术"(Academic)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知识的积累"。很显然,作为学术的"知识的积累",是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这就决定了学术本身的人类性、学术最大的公共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价值的普世性质。

对此,学者们曾经以各种不同的说法,对此进行了表述:

在评价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出版的重大意义时,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全国学术界心血的结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它凝结了历代中国人的智慧,并且是不断地吸取世界各国人民创造性思想的结果。如果我们再认真研究一下我国和世界上各种大百科全书,包括著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了。

同样道理,真正的学术成果,是超越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因此,学术也有超越历史局限的特点。诚如陈独秀在批评国粹派的观点时指出的:"学术何以可贵?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别于野蛮,人类之别于其他动物也,以此。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必明乎此,始可与言学术。"所以,"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6]有的学者则指出,学问只有高下、精粗、深浅之不同,而没有古今中外之分。所以,真正的学术可以说是一种"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这些说法,都在揭示学术本身的最大的公共性,最大的普遍性,或者说是它的人类性。作为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学术价值的普世性质,这就形成了它只有是非之分,而没有国界限制。这一点,决定了真正的学者,必须持一种完全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地吸取中外古今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在这方面有一些倾向性的问题需要克服,其一,就是切实改变学术界一部分人的封闭心理,认真研究和消化当代世界各国最新的学术成就。但是,学术界一部分人,以所谓"反对西化"为借口,拒绝或者阻挠中外的学术交流。须知,在当今的开放世界中,没有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不可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其二,就是打破所谓的"学术圈子",尽最大努力团结学术界的一切积极力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攻克学术难题。人们不难发现,学术界的一部分人由于眼界狭隘,他们常常形成某种"学术圈子",把社会的学术资源据为己有,逐渐就产生了一种"圈子学术"。这些人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一方面使自己闭目塞听,另一方面是浪费了社会的公共学术资源,阻碍了社会的学术发展。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一个对外开放的学术启蒙的任务,还要有一个对内开放的学术启蒙教育的任务。

三、学术研究的本质特点和特殊价值

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学术研究当然也必须遵循一般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或者也可以说,这是理论研究共同的基本要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基本特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重要事实,即所谓学术研究与一般的理论研究,具有它本身必然具有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理论研究的特殊要求。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学术研究的这些本质特点或者说是特殊要求,决定了学术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理论研究的特殊价值。

(一)现实主义的实证研究:奠定学术发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其方法和原则,概言之,就是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概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里,作为整个方法和原则的理论前提,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作为一种认识论,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7]什么是唯物主义?就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即认为作为认识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从实际出发,如实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达到认识真理的目标。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根据对现实世界本身的研究,来发现现实世界的本质,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唯物主义方法论。

这就是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实证研究的本质要求。如果再进一步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研究,绝不能把任何一种理论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而只能把现实的客观实际,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实"这个范畴。

什么是现实?如果不假思索,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难道什么是现实,我们还会不知道吗?不过,应该承认,我们大多数人的确是不能准确地阐明它的涵义。因为,现实这个范畴看似简单,但是,它的涵义深刻、内容广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范畴;同时还要看到,现实这个范畴,它既在一般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却同时又有着很高的理论层次——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这就是哲学范畴的优点和特点。当然,作为一种哲学范畴,与现实在性质或者认识价值有共同联系的范畴,诸如事实("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从实际出发")等等,也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这样的研究会使我们对现实这个范畴的研究在理论上更加深入,从而更加凸显这种研究的实践价值。

作为哲学范畴的现实(Reality),在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主体的人能够观察到、感知到并且可以被理解的那些客观事物,这主要是当下的存在,同时也包括非存在,即所谓虚无。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的智力越来越发达,现实的性质、形式和类型也必然随之增加,比如说虚拟现实、综合现实,如此等等。不过,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形式,现实的范畴并不是一个僵化和静止不变的抽象物,而是在不断地运动着的、内容日益丰富的存在。在这些不同类型认识形式的现实中,它们虽然具有共同的本质,但是,它们却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客观性质。

由感性的现实到理性的现实,再到实践性的现实,即对现实的认识,既吸取了感性阶段的经验认识成果,又吸取了理性阶段的抽象认识成果,并使二者在实践中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实践精神的现实范畴,使人对现实的认识不断升华,更加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思维方式,它具有特殊的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价值。可以看出,现实

主义不仅仅是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的范畴,也被认为是其他人文领域中的范畴。在一般的人文文献中,现实主义(Realism)与所谓“理想主义”是相对立的,它更加重视对现实和实际的反映或者描述,它认为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认识和理解,应该与独立于我们意识的客观事物实际存在是一致的,它更加重视现实,所以,又被称为“写实主义”,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很显然,这就说明了作为哲学范畴的现实主义,它遵循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而这恰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从客观的现实实际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理论研究的唯一根据,把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实证研究方法论的实质内容。如果再简单地概括一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绝不能“唯书”“唯上”,而只能“唯实”,这个“实”就是客观现实。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面对着的“现实”,是学术研究工作,仍然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摆脱那种“唯书”“唯上”的现实状况,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真正实现现实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要求。这就是说,理论研究究竟能不能遵循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以,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地进行唯物主义的实证研究,得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这是改造浮躁学风的一个不二法门。而且,坚持这样的学术研究原则,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从而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清代学者颜元这样说过:“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虽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而不随声也。”

应该承认,经过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洗礼,人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不断地提高,忠实于现实,如实地反映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唯物主义的即现实主义的思想原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但是,承认它是一回事,而真正能够实践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的经验教训说明,要在学术理论研究中真正贯彻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或者说是认真地搞社会调查。因为通过调查能够搜集到足够的、充分的经验材料,通过对这些经验材料的分析,进行理性思考,才能从感性现实上升到理性现实,从而对现实的本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着的现实,才可能是真实的现实——实践性的现实。这就是说,不经过调查研究这个社会实践,我们就无法完成这样的认识过程。认真的社会实践——老老实实的社会调查,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真正遵循现实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在学术史料的清理中挖掘有价值的思想:学术研究的重要形式

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进行理论概括而提出新的结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形式,也可以说是思想进步的学术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无论是成功的或者说失败的,都具有宝贵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人类思想的来源。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对前人的学术史料的研究、整理,从中作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思想见解,这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形式,同样会产生创造性思想成果。

不重视现实的实践经验总结,这自然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们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任何思想理论都成了一种无源之水;但是,同时还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遗留的那些学术史料,虽然不是直接的、第一手的实践经验材料,但是,它毕竟是从实践中来的经验总结,甚至可以说,这些以往研究中遗留的学术史料,也具有实践的价值,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经验形式。所以,对学术史料的认真系统梳理,就其中的重要内容,作细致的思想性提炼,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形式,其重要

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学术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也是学术研究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那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首先占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原始资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得出高度概括的理论结论。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学术研究提出的这种特殊要求,实质上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可想而知,如果你不是根据对原始史料的研究,而是遵循所谓“用观点统帅材料”的方法,比如说,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们,自己对所研究的历史问题茫然无知,只是以官方的文件为根据,按照某种指令写出的历史教科书,怎么会令人相信呢?须知,“论从史出”,这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论!

学术研究的实践证明,对历史上留下的学术史料,重新进行整理、清理,挖掘出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内容,这对于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大量史料的整理、清理、甄别,去伪存真,有可能得出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或者是,以新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改变了前人的结论,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很显然,这就必将使理论发展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上去。

当然,真正的学者都知道,这样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费力气、下功夫,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否则,企图投机取巧,走捷径,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三)自由的思想探索: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我国的史学界,人们至今仍然不会忘怀的一件事,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根据他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理论,对所谓“三皇五帝”“尧舜禹”其人的存在,以及与此有关的“禅让”传说,提出公开的质疑。顾颉刚的疑古之说,引起了激烈争论,被当时的教育界官员斥之为“非圣诬法”。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顾颉刚等“古史辩学派”的观点都是对的,但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他的疑古之说,特别是由此而开辟的关于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全新思路,其价值却是无法抹杀的。

这个事实说明,学术研究这种探索性研究本身,不受任何已有的思想、观点、理论等的限制,不受任何权威、戒律等的束缚,无所顾忌,无所崇拜,这就决定了它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思想探索。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学术的自由探索这一本质特征,既说的是学术思想本身,也说的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本质特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思想探索,才能形成思想理论上的突破,从而推动学术进步。所以,作为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自由的思想探索,这是学术进步即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途径。

首先,学术研究的自由探索特点,表现在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思想都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那些重要学科,都是历代和当代国内外学术思想成就的集大成,而这一点,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全方位的开放精神,学者应该具有最广阔的视野,站在本学科当代理论研究的制高点上,放眼世界全部学术领域,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事实证明,没有无所顾忌的、胸怀开阔的自由思想探索,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就。

其次,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自由的思想探索,它必然显示出一种多元性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承认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这就是说,学术之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而无尊卑、高下之分。因此,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具有开阔的视野,学者和不同的学派之间,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开诚相见。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具有思想上的真正宽容风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的一种内在要求。

再其次,学术研究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思想垄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自由探索的思想形式,任何一种学术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自由竞争中实现的。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工

作,与任何一种思想垄断意识都是不相容的。学术和学术研究的这个本质特点决定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学派,不应该依靠学术之外的权势,而必须是靠自己的真实学术能力,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来说明自己的理论实力,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精神,与任何一种思想垄断、权势主义都是不相容的。事实证明,学术研究中的垄断意识,实质上是对真理的一种扼杀手段。

在研究了理论研究中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认真想一想,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学术研究?那就是对现实社会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自由的探索,独立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理论研究中那种人云亦云的虚假之风,提倡敢于发表一己之见、一家之言。这样,我们的理论界才能真正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最深刻意义的精神动力,是思想的自由探索和自由流传。所以,一个社会如果思想能够自由探索,自由传播,那么,这样的社会就能够具有无限的创新动力,因而也就会具有发展的无限前途。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在学术研究中,能够真正实现广泛的思想自由,那是保证它能够真正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证明,没有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探索,这个国家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学术研究的非实用性:“无用”之“用”即“大用”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对一些学者来说,他们苦思冥想的学术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是现实生活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是,有不少问题却是他们在仰望星空时的一种偶发奇想,而且这又是一些和一般人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大问题。比如,进化论、相对论、信息不对称市场理论、博弈论、非合作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还有一些特殊的学术探索,如关于宇宙形成问题的宇宙大爆炸理论、霍金的黑洞理论、丁肇中关于他发现的暗物质的解说;还有一些诸如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甲骨文研究,等等,都有这样的特点。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关于消费、贫困和福利问题分析的理论,等等,也都显示了突出的创造性特点,然而也具有非直接实用性的学术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术成果,在研究者面前,没有对不同人的不同利害,也不问各种不同主体的好恶,而只问其是非、真伪。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超然于人们的利害关系和好恶感情之上。同样地,真正的学术研究,一般都不是为了给某种具体政策提供所谓的“理论支撑”,也不是要论证某个所谓“权威观点”的正确性。纯粹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探索的是思想,是为了改造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增强认识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可以说是社会的“公器”,而不是特定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事实证明,坚持学术的非功利原则,对于克服浅薄的理论实用主义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论价值。

有些人主张,一篇好的论文,应该使人感动,使人获得激情。不能说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应该否认,学术论著只能是枯燥无味的,不会给人们以激情,不能使公众受到感动。但是,学术论著的特点并不在此,它的主要作用,是由于增强人们的思考能力,使人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更深刻,由此不仅使人们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而且在理性的基础上,使人们获得思想激励,得到更深刻的精神动力。应该说,学术理论著作的这种特殊的理论价值,不是一般感性层次的激情或者感动所能比拟的!就这个方面而言,抽象的学术理论,看似“无用”,实际上却有“大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精神成果的学术,表现为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认识方法的丰富,从而促进了认识领域的扩大,使人类的认识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上。这样,就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奠定新的学术理论基础,增强人的认识能力,提供新的方法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代世界一些重大学术成果本身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

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这些新的学术理论成果本身,是对一些特定领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某种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并没有直接的实际应用价值,而是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方法。不过,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比直接的应用具有更高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术之大用,正在于它的这种"无用",即真正的学术的"无用之大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中等大国战胜了德、意、日等法西斯主义国家,这个胜利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一位日本外交官这样说:"我们是在一场精神的角逐中被一种更崇高的观念打败的。真正的问题是道德上的问题——它远非代数的计算所能办得到。"[8]这里所说的很显然是指社会科学的作用,而其基础则是对人的价值的高度重视的学术理念。这样的学术理念——价值观、道德观因素的力量,是枪炮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

应该承认,在我们目前的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浮躁之风,而其根源则是实用主义思想。学术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认真研究学术的非实用性这个本质特征,对于正确地进行学术研究,是有特殊指导意义的。所以,要深刻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学术之外,而是在学术本身这个道理,对于克服学术研究中的实用主义作风,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在这个问题上,五四时期的傅斯年也发表过很深刻的见解。他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中,明确反对为学好谈致用、以施于政治为惟一目的的庸俗观点。他写道:"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举例言之:紬绎封建之理,评其得失,固史学家当务之急,若求封建之行于后世,则谬妄矣。发明古音,亦文学界之要举,若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反之醇古',则不可通矣。历来所谓读书致用,每多此类拘滞之谈。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又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剀切,势必流入浮泛。他姑不论,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庵、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今日最不可忽者: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9]

傅斯年的这个说法固然是有一些片面性的,因为龚自珍、魏源等的那些言论,并不完全是"大言炎炎,凭空发抒",有不少论述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但是,傅斯年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学者们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所发表的那些深刻思想见解,尽管当时并没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但却有长远历史意义,甚至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他们当年的思想中吸取教益。这就是学术的特殊价值——"无用之大用"。因此,学术成果的非实用性,虽然没有直接的现实功利价值,但是,有长远的普遍的意义,所以,学者应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那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精神。

这里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精神,实际上说的是能够把追求真理作为唯一的学术研究目标,而不为各种因素所干扰和诱惑。这样的学术精神,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学术研究中那种全心全意的执着精神,其特点是把学术研究贯注于自己的整个身心,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忘我的精神,一种超功利主义的精神。一些大学者在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甚至这样说过,没有这种执

着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在学术研究上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不必回避这样的问题,即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一些人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学术非实用性的这个特点,表现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突出特点,是某些人对一些学术理论本身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急急忙忙搞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学术研究作风,常常是要事倍功半的,甚至还可能把研究工作引入歧途。因为你对理论本身并没有搞清楚,怎么会有正确的联系实际呢?所以,当一个人在决定进入学术研究这个神圣殿堂之后,就必须下决心,义无反顾,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对此,马克思这样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0]这种为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的一种集中表现。

(五)革命的批判性学术研究:思想理论创造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学术是人类认识的结晶,它以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把人类的认识水平不断地提高到新的高度上去,这就形成了学术作为人类智慧的创造性本质特征。因此,作为学术成果的一切思想、观点、理论等等,都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学术成果都是充满生命力的,即它必然是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没有新的学说取代旧的学说,也就没有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挑战性质,也即学术研究所必须具有的革命的批判性质的实质。

这里所说的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以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什么是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哲学史上积累有许多思想财富,比如笛卡尔、康德等,就对批判性思维的实质进行过认真研究和深刻论述,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笛卡尔认为,人们都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东西,即人的“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笛卡尔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那就必须遵守四条规则,其中的第一条是“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卒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11]笛卡尔还进一步阐述了他认为必须遵循的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实质,他明确指出:“如果我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经久的东西,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一切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然而,为了这个目的,我并没有必要把这些意见一律指为虚妄,这一点也许是我永远办不到的;——可是,因为基础一毁整个建筑物的其余部分就必然跟着垮台,所以我将首先打击我的一切旧意见所依据的那些原则。”[12]与笛卡尔的这个思想类似的是哲学家胡塞尔,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真正愿意成为一名哲学家,就应该在一生中反省一次,在内心中推翻迄今被接受的一切科学,然后重建它们。”对此可以引申为:如果我们想成为有大作为的人,就应当对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作一番认真检讨,推翻那些曾经确信不疑的理念,彻底重新思考,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所谓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实质,是把一切以前的思想观点即“一切旧意见所依据的那些原则”,都纳入怀疑的范围内,重新进行彻底的审视,在理性的判断中,决定取舍。或者甚至也可以说,这样的批判性思维,就是把以前的一切旧观念完全推倒,重新检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观念。

康德的哲学,常常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的哲学”,他在自己的所谓“三大批判”之一《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他运用的批判性方法的实质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对于一切毫无根据的僭越要求,则不凭强制的命令,而按照理性的永恒不变

的规律予以批驳;这个法庭不是别的,就是对纯粹理性本身的批判。”

“但我说的批判并不是对书本和体系的批判,而是从理性可以不靠任何经验独立取得的一切知识着眼,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的批判;因此要决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确定它的来源、范围和界限——全都要从原则出发。”[13]

康德认为:“为了使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能够做出不是虚假的说教,而是真知灼见,是令人信服的东西起见,理性批判本身就必须把先天概念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这些概念按照不同源泉(感性、理智、理性)的类别、连同一张完整的概念表,以及对所有这些概念的分析和这些概念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特别是通过先天概念的演绎而证明出来的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先天综合知识的使用原则以至使用的界线等等,统统都摆出来,把所有这些都容纳到一个完整的体系里才行。这样,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14]

思想史的发展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是批判性思维深刻的方法论基础。在人类的学术发展中,哲学思想是其最高的表现形式,而辩证法则是它的精华。从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对辩证法这个人类学术思想的精华,进行了越来越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是这样来揭示辩证法的本质特征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5]

对此,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质时,曾经这样深刻地概括过:“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16]这就是说,人的任何认识结果,都不具有最终性质,而只是一种永远不能完结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作为人类认识结果的学术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

学术和学术研究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是与学术研究中的任何一种教条主义不相容的。对于真正的学者的纯真的学术研究,任何一种既有的观念,都不能成为自己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具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学术精神。

学术的彻底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否定了学术研究中思想禁区的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那些理论勇士冲破思想禁区的结果。很显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此举往往要冒一定的风险,甚至还要作出某种个人牺牲。作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这种担当精神,是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的学术勇气。

我们这里说的学术研究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一种科学的批判继承。人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即没有黑格尔的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但是,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的革命的批判,也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同样地,没有牛顿力学,就不可能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不否定牛顿力学的局限性,自然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是人类文明进步辩证法的极为深刻生动的反映。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学术研究与任何性质的偶像崇拜,都是尖锐对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文明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没有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即成观念,不存在任何人都不能“碰”的所谓“定论”。这就意味着,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任何思想、学说、理论等等,都没有不受历史审判的特权。因此,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决不承认任何偶像的存在。

学术反映客观实际,学术研究面对的是真实的社会和人生,而客观世界是处在永不停止的变化之中。在现实中,学术研究不承认永恒不变的真理,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只具有历史的、暂时的、过渡的性质。坚持这种彻底的历史的观点,是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的纯洁学术精神。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其彻底性在于,首先是把自己视为革命的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说明,作为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旧的理论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自我批判中成熟起来的。事实证明,那些没有基本的批判能力的理论,是发展不起来的;同样的,那些害怕批判、经不起批判的理论,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种理论是不是能够进行革命性的自我批判,是它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基于学术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真正的学者坚决否定任何一种学术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样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应该具有这样的科学态度。概言之,学术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之所以是彻底的,还在于真正的学者具有自觉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彻底的革命的批判的学术精神,是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的高尚学术品格。

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推进理论的繁荣发展,正是因为学术研究中的那种革命的批判的精神,能够真正抛弃任何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方法,始终站在当今学术研究的前沿,站在思想的高峰上。当然,这样的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不仅仅需要理论上的自信,而且尤其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学术研究,与任何一种开辟性的事业一样,要取得成就,只能无所顾忌,勇往直前。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饮冰室合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2〕〔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23页。

〔4〕刘梦溪:《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5〕林夕:《走在边缘——中国原创学科生存观察》,《南方周末》2008年9月17日。

〔6〕《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7〕〔16〕《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216页。

〔8〕龚益文:《美国高度重视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9月16日。

〔9〕王中江、苑淑娅选编:《新青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23-224页。原载《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11〕〔法〕笛卡尔:《谈方法》,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64页。

〔12〕〔法〕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65-366页。

〔1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9页。

〔14〕〔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05-30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责任编辑:邹秋淑〕